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

王璵 道士李國禎附

李泌 子繁顧況附

崔造

闕播 李元平附

王璵少習禮學博求祠祭儀注以干時開元末玄宗方尊道術靡神不宗璵抗疏引古今祀典請置春壇祀青

帝於國東郊玄宗甚然之因遷太常博士侍御史充祠祭使璵專以祀事希倖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禱祈福祐迎於巫覡由是過承恩遇肅宗即位累遷太常卿以祠禱每多賜賚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人物時望素不為衆所稱及當樞務聲問頓減璵又奏置太一神壇於南郊之東請上躬行祀事肅宗嘗不豫太卜云祟在山川璵乃遣女巫分行天

下祈祭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上令中使監之
因緣為姦所至干託長吏以邀賂遺一巫盛年而美以
惡少年數十自隨尤為蠹弊與其徒宿於黃州傳舍刺
史左震晨至驛門扁鐻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
下斬之所從惡少年皆斃閱其贓賂數十萬震籍以上
聞仍請贓錢代貧民租稅其中使發遣歸京肅宗不能
詰肅宗親謁九宮神慙懃於祠禱皆璵所啓也歲餘罷
知政事為刑部尚書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

充淮南節度使肅宗南郊禮畢以璵使持節都督越州
諸軍事越州刺史充浙江東道節度觀察處置使本官
兼御史大夫祠祭使如故入為太子少保轉少師大歷
三年六月卒璵以祭祀妖妄致位將相時以左道進者
往往有之廣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禎以道術見因奏
皇室仙系宜修崇靈跡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
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
義媧皇等祠堂并置掃灑宮戶一百戶又於縣之東義

扶谷故湫置龍堂並許之時歲飢荒人甚不安昭應縣
令梁鎮上表曰臣聞國以人為本害其本則非國神以
人為主虐其主則非神故昔之聖王所以極陳理道明
著祀典將愛其人而慎用其財力敬其神而虔恭於祠
祭故神享其明德而降之福人受其大賴而盡其力然
後神人以和而國家可保也一昨蟲賊作孽水旱為災
雖王畿皆遍而臣縣最苦此則神之不能禦大災明矣
又何力於陛下而得列祀典哉且以殘弊之餘當凶荒

之歲丁壯素出家入仕羸老方飛芻輓粟令但供億王
事已不堪命更奔走鬼道何以聊生臣又聞天地之神
尊之極者掃地可祭精意可饗陛下亦何必廢先王之
典崇俗巫之說走南畝之客殺東鄰之牛而後冀非妄
之福陛下雖欲為人祈福福未至而人已困矣其不可
一也陛下不視昔者有道之君至德之后曷不卑宮室
惡飲食恭已以遂萬物之性哉陛下今違神亭育之心
竭人疲困之力如是又何從而致其福哉此又不可二

也又陛下宗廟之敬極矣尚無一月三祭之禮今此獨
為則宗廟之靈將等以親疎校以厚薄陛下又何以言
哉此又不可三也又大地婆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
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大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
之責陛下又何以為詞哉此又不可四也夫湫者龍之
所居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
龍在水竭則龍亡此愚智之所同知矣今湫竭已久龍
安所存陛下又崇飾祠宇豐潔薦奠為去龍之穴破生

人之產人且怨矣神何歆哉此又不可五也其道若三
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皆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
饗祀國有彝典官有常禮蓋無關失何勞神役靈此又
不可六也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躅休咎豐凶
災祥禍福必主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此又不可七
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蓋以道士李國禎等動衆則
得人興工則獲利祭祀則受胙主執則弄權是以鼓動
禁中熒惑天聽踰越險阻負荷染盛以日繫年無時而

息曾不謂神功力空止竭人膏血以使人神胥怨災孽
並生罔上害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昨受
命之時親承聖旨務存安緝許逐權宜誠願沉鄴縣之
巫安流弊之俗其所興兩祠土木之功丹青之役三六
之祭灑掃之尸謹明宣旨並以權宜停訖人吏百姓等
知陛下以從善為心嫉惡為務蠲除不急剋草煩苛皆
喧呼於庭抃躍於路所徵糧糗無不樂輸臣伏以國禎
等並交結中貴狡蠹成性臣雖忘身許國不懼讒構終

恐賄及豪右復為奸惡其國禎等見據狀推勘如獲賊
狀伏望許臣徵收便充當縣郵館本用其湫既竭不可
更置祠堂又不當為大地建立祖廟臣並請停其三皇
道君天皇伏犧女媧等既先各有宮廟望請並於本所
依禮齋祭上從之

李泌字長源其先遼東襄平人而魏太保八柱國司徒
何弼之六代孫今居京兆吳房令承休之子少聰敏博
涉經史精究易象善屬文尤工於詩以王佐自負張九

齡韋虛心張廷珪皆器重之泌操尚不羈恥隨常格仕
進天寶中自嵩山上書論當世務玄宗召見令待詔翰
林仍東宮供奉楊國忠忌其才辯奏泌嘗為感遇詩諷
刺時政詔於蘄春郡安置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天
寶末祿山構難肅宗北巡至靈武即位遣使訪召會泌
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郡謁見陳古今成敗
之機甚稱旨延致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官秩
特以散官寵之解褐拜銀青光祿大夫俾掌樞務至於

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叅議權逾宰相仍判元帥
廣平王軍司馬事肅宗每謂曰卿當上皇天寶中為朕
師友下判廣平王行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其見重
如此尋為中書令崔圓倖臣李輔國害其能將有不利
於泌泌懼乞遊衡山優詔許之給以三品祿俸遂隱衡
岳絕粒栖神數年代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頗承恩遇
及元載輔政惡其異已因江南道觀察都團練使魏少
遊奏求叅佐稱泌有才拜檢校秘書少監充江南西道

判官幸其出也尋改為檢校郎中依前判官元載誅乃
馳傳入謁上見悅之又為宰相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
史及謝恩具陳戀闕上素重之留京數月會澧州刺史
闕袞盛陳泌理行以荆南凋瘵遂輟泌理之詔曰荆南
都會與在澧陽俾人歸厚惟賢是牧以泌文可以化成
風俗政可以全活惇嫠爰命頒條期乎共理無薄淮陽
之守勉思渤海之功可檢校御史中丞充澧朗硤團練
使重其禮而遣之無幾改杭州刺史以理稱興元初徵

赴行在遷左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除陝州長史充陝虢
都防禦觀察使二年六月泌奏虢州盧氏山冶近出瑟
瑟請充獻禁人開採詔曰瑟瑟之寶中土所無今產於
近甸實為靈貺朕不飾器玩不尚珍竒常思返朴之風
用明躬儉之節其出瑟瑟之處任百姓求採不宜禁止
就加泌檢校禮部尚書時陳許戍邊卒三千自京西逃
歸至州境泌潛師險隘左右攻擊盡誅之尋拜中書侍
郎平章事集賢崇文館學士修國史初張延賞大減官

員人情恣怨泌請復之以從人欲因是奏罷兼試額內
占闕等官加百官俸料隨閑劇加置手力課上從之人
人以為便而竇叅旁奏遂改易使同品之內月俸多少
累等泌又奏請罷拾遺補闕上雖不從亦不授人故諫
司惟韓臯歸登而已泌仍命収其署飡錢令登等寓食
於中書舍人故時戲云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
存亡如是者三年至貞元五年以前東都防禦判官殿
中侍御史內供奉韋綬為左補闕監察御史梁肅右補

闕既復置人心忻然順宗在春宮妃蕭氏母郕國公主
交通外人上疑其有他連坐貶黜者數人皇儲亦危泌
百端奏說上意方解泌頗有讜直之風而談神仙詭道
或云嘗與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為代所輕雖
詭道求容不為時君所重德宗初即位尤惡巫祝怪誕
之士初肅宗重陰陽祠祝之說用妖人王與為宰相或
命巫媼乘驛行郡縣以為厭勝凡有所興造功役動牽
禁忌而黎幹用左道位至尹京嘗內集衆工編刺珠繡

為御衣既成而焚之以為禳禱且無虛月德宗在宮中頗知其事即位之後罷集僧於內道場除巫祝之祀有司言宣政內廊壞請修繕而太卜云孟冬為魁岡不利穿築請卜他月帝曰春秋之義啓塞從時何魁岡之有卒命修之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輜輶不當道稍指午未間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卒命直午而行及建中末寇戎內梗桑道茂有城奉天之

說上稍以時日禁忌為意而雅聞泌長於鬼道故自外
徵還以至大用時論不以為愜及在相位隨時俯仰無
足可稱復引顧况輩輕薄之流動為朝士戲侮頗貽譏
諠年六十八薨贈太子太傅賻禮有加泌放曠敏辯好
大言自出入中禁累為權倖忌嫉恒由智免終以言論
縱橫上悟聖主以躋相位有文集二十卷子繁少聰警
有才名無行義泌為相嘗引薦夏縣處士北平陽城為
諫議大夫城道直既遇知己深德之及泌歿戶部尚書

裴延齡巧佞奉上德宗信任竊弄威權舉朝側目城中
正之士尤忿嫉之一日盡疏其過惡欲密論奏以繁故
人子為可親信遂示其疏草兼請繁繕寫繁既寫悉能
記之其夕乃徑詣延齡具述其事延齡聞之即時請對
盡以城章中欲論事件一一先自解及城疏入德宗以
為妄不之省泌與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友善嘗命繁
持所著文請肅潤色繁亦自有學術肅待之甚厚因許
師事日熟其門及肅卒繁亂其配士君子無不歎駭積

年委棄後起為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奏斥之除河
南府士曹掾以其警悟異常泌之故人為宰相左右援
拯後得累居郡守而力學不倦罷隨州刺史歸京師久
不承恩韋處厚入相厚待之寶歷二年六月敬宗降誕
日御三殿特詔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與繁
等三人抗浮圖道士講論九月除大理少卿復加弘文
館學士時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宰臣不得已出為亳州
刺史州境嘗有群賊剽人廬舍劫取貨財累致擒捕不

獲繁潛設機謀悉知賊之巢穴出兵盡加誅斬時議責繁以不先啓聞庶使涉於擅興之罪朝廷遣監察御史舒元興按問元興素與繁有隙復以初官銳於生事乃盡反其獄辭以為繁濫殺無辜狀奏勅於京兆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興被禍人以為有報應焉初泌流放江南與柳渾顧況為人外之交吟詠自適而渾先達故泌復得入官於朝

顧況者蘇州人能為歌詩性詼諧雖王公之貴與之交

者必戲侮之然以嘲誚能文人多狎之柳渾輔政以校書郎徵復遇李泌繼入自謂已知秉樞要當得達官久之方遷著作郎況心不樂求歸於吳而班列群官咸有侮玩之目皆惡嫉之及泌卒不哭而有調笑之言為憲司所劾貶饒州司戶有文集二十卷其贈柳宜城辭句率多戲劇文體皆此類也子非熊登進士第累佐使府亦有詩名于時

崔造字玄宰博陵安平人少涉學永泰中與韓會盧東

美張正則為友皆僑居上元好談經濟之略嘗以王佐
自許時人號為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引為賓僚累
至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及晏遭楊炎庾準誣奏伏誅
造累貶信州長史朱泚之逆造為建州刺史聞難作馳
檄鄰州請齊舉義兵遂調發所部得二千人德宗聞而
嘉之及收京師詔徵造至藍田以舅源休朋逆伏誅上
疏請罪不敢即赴闕上以為知禮優詔慰勉拜吏部郎
中給事中貞元二年正月與中書舍人齊映各守本官

同平章事時京畿兵亂之後仍歲蝗旱府無儲積德宗以造能言為能立事故不次登用造久從事江外嫉錢穀諸使罔上之弊乃奏天下兩稅錢物委本道觀察使本州刺史選官典部送上都諸道水陸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等並停其度支鹽鐵委尚書省本司判其尚書省六職令宰臣分判乃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等事戶部侍郎吉中孚判度支及諸道兩稅事宰臣齊映判兵部承旨及雜事宰臣李勉判刑部

宰臣劉滋判吏部禮部造判戶部工部又以歲飢浙江東西道入運米每年七十五萬石今更令兩稅折納米一百萬石委兩浙節度使韓滉運送一百萬石至東渭橋其淮南濠壽旨米洪潭屯米委淮南節度使杜亞運送二十萬石至東渭橋諸道有鹽鐵處依舊置巡院勾當河陰見在米及諸道先付度支巡院般運在路錢物委度支依前勾當其未離本道者分付觀察使發遣仍委中書門下年終類例諸道課最聞奏造與元琇素厚

罷使之後以鹽鐵之任委之而韓滉方司轉運朝廷仰給其漕發滉以司務久行不可遽改德宗復以滉為江淮轉運使餘如造所條奏元琇以滉性剛難制乃復奏江淮轉運其江南米自江至楊子凡十八里請滉主之楊子已北琇主之滉聞之怒倚撫琇鹽鐵司事論奏德宗不獲已罷琇判使轉尚書右丞其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德宗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所條奏皆改物議亦以造所奏雖舉舊典然凶

荒之歲難為集事乃罷造知政事守太子右庶子貶琇
雷州司戶造初奏太銳及琇改官憂懼成疾數月不能
視事明年九月卒年五十一

闕播字務元衛州汲人也天寶末舉進士鄧景山為淮
南節度使辟為從事累授衛佐評事遷右補闕善言物
理尤精釋氏之學大歷中神策軍使王駕鶴妻闕氏以
播與同宗深遇之元載惡其交往出為河南府兵曹攝
職數縣皆有政能陳少遊領浙東淮南又辟為判官歷

檢校金部員外攝滁州刺史李靈曜阻兵跋扈於梁汴少遊自總兵鎮汴上所在盜賊蜂起播調閱州兵令其守備又為政清淨簡惠既無盜賊人甚安之楊綰常袞知政事薦播為都官員外郎德宗登極湖南山洞中有王國良者聚衆為盜令播往宣撫之臨行召對於別殿上問政理之要播奏云為政之本須求有道賢人乃可得理上謂播云朕下詔求賢良當躬親閱試亦遣使臣黜陟廣加搜訪聞薦擢其能者用之冀以傳理播奏曰

下詔求賢黜陟舉薦唯得求名文詞之士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其言謂播曰卿且使去迴日當與卿論政事播又奏曰臣今奉詔招撫國良不受命臣請便宣恩命語鄰境速出兵翦除上曰卿言深合朕意使迴改兵部員外遷河中少尹建中初張鎰為河中少尹鎰尋入相二年七月遷播給事中舊例諸司甲庫皆是胥吏掌知為弊頗久播始建議並以士人知之至今稱當轉刑部侍郎奉迎皇太后副使盧杞以播柔緩冀

其易制驟稱薦之尋遷吏部侍郎轉刑部尚書知刪定
奏上元中詔擇古今名將十人於武成王廟配享如文
宣王廟之儀播以太公古稱大賢今其下稱亞聖於義
不安又孔子十哲皆是當時弟子今所擇名將年代不
同於義既乖於事又失臣請刪去名將配享之儀及十
哲之稱從之建中三年十月拜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時政事決在盧杞播但歛衽取容而已乏於知人之鑒

好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陶公達張
繇劉承誠皆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亦有微材薄藝
播累奏云元平等皆可將相也請閱試用之上以為然
以元平為補闕會淮西節度李希烈叛亂上以汝州要
鎮令遷擇刺史播薦元平為汝州刺史尋加檢校吏部
郎中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州旬日為希烈所擒汝
州陷賊中外哂之由是公達等未克任用播與盧杞等
從駕幸奉天既而盧杞白志貞等並貶黜播尚知政事

中外囂然以為不可遂罷相改刑部尚書大臣韋倫等泣於朝曰宰相不能謀猷翊贊以至今日而尚為尚書可痛心也貞元四年迴紇請和親以咸安公主出降可汗令播以本官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持節充送咸安公主及冊可汗奉使往來皆清儉謹慎蕃人悅之使迴遷兵部尚書固辭疾請罷官改太子少師致仕播致仕之後減去僮僕車騎閉關守靜不縈外事士君子重之貞元十三年正月卒時年七十九廢朝一日贈太

子太保

李元平者宗室子始為湖南觀察使蕭復判官試大理評事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者以是人多銜怒關播竒重之許以將帥時希烈反叛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壤刺史韋光裔懦弱不任職播乃盛稱元平特召見起左補闕不數日擢為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既至部募工徒繕理郭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板築凡十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

烈遣偽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
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遺下汚地希烈見其無
鬚眇小戲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得將元平兒來
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偽署為御史
中丞播聞元平得用仍欺於人曰李生功業濟矣言必
能覆希烈而建功也居無何希烈用為宰相或告其有
二者乃斷一指以自誓希烈既死或有人言在賊中微
有謀慮貸死流於珍州會赦得歸剡中浙東觀察使皇

甫政表聞其到以發上怒復流賀州而死

史臣曰蒸嘗禘祀前王制以奉先怪力亂神宣聖鄙而不語凡云左道固有舊章輿假於鬼神乃至將相既處代天之位爰滋亂政之源國禎妖人疑衆妄恢其祀典梁鎮正士抗疏方悟其上心泌見可進而知難退足為高率智辯之士居相位而談鬼神乃見狂妄浮薄之蹤王制云執左道以亂政殺寧無畏乎繁之醜行棄於當時竟陷非辜諒由素履造為臣得禮莅事非能播居位

取容舉人敗事皆非國器咸歷台司失人者亡國其危
矣

贊曰璵泌造播俱非相材國禎左道梁生直哉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王璵傳乾元三年七月兼蒲州刺史充蒲同絳等州節度使○沈炳震曰按本紀乾元三年閏四月改元上元無七月明矣且璵蒲州之拜紀在二年七月兩書皆作三年誤

中書令崔圓罷相乃以璵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沈炳震曰按璵乾元二年入相二年三月罷為刑部尚書舊紀新表皆同七月始出為蒲同絳等

州節度使非自蒲州入相也兩書傳皆誤

上元二年兼揚州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使○沈
炳震曰按本紀上元二年二月崔圓拜淮南節度使
既除崔圓何又除璵此亦未詳

李泌傳○

臣德潛

按泌為童子時賦方圓動靜斥蕭誠

軟美已見生平品概至調護玄宗肅代父子間後又
保全順宗儲位俱能言人所不敢言此為生平大節
他如建議令李郭制賊辨盧杞姦邪破桑道茂語不

使人君以命自諉並識見之卓絕者舊書都不之及
但叙其為宰相後長于鬼道唯以神仙惑人而論斷
中謂乃見狂惑浮薄之蹤與王璵並論為左道惑眾
者殺非公論也當以新書為正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一

李勉 李臯

子象古道古

李勉字玄卿鄭王元懿曾孫也父擇言為漢襄相岐四
州刺史安德郡公所歷皆以嚴幹聞在漢州張嘉貞為
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性簡貴待管內刺史禮隔而引擇

言同榻坐談政理時人榮之勉幼勤經史長而沉雅清峻宗於虛玄以近屬陪位累授開封尉時昇平日久且汴州水陸所湊邑居龐雜號為難理勉與聯尉盧成軌等並有擒奸擿伏之名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勲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也遷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餘詔並處斬囚有仰天歎者勉過問之對曰

某被脅制守官非逆者勉乃哀之上言曰元惡未殄遭
黜汚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
資兇逆也肅宗遽令奔騎宥釋由是歸化日至克復西
京累歷清要四遷至河南少尹累為河東節度王思禮
朔方河東都統李國貞行軍司馬尋遷梁州都督山南
西道觀察使勉以故吏前密縣尉王晔勤幹俾攝南鄭
令俄有詔處死勉問其故乃為權倖所誣勉詢將吏曰
上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譖言而殺不辜乎即停詔

拘晬飛表上聞晬遂獲宥而勉竟為執政所非追入為大理少卿謁見面陳王晬無罪政事條舉盡力吏也肅宗嘉其守正乃除太常少卿王晬後以推擇拜大理評事龍門令終有能名時稱知人肅宗將大用勉會李輔國寵任意欲勉降禮於已勉不為之屈竟為所抑出歷汾州虢州刺史改京兆尹檢校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都畿觀察使尋兼河南尹明年罷尹以中丞歸西臺又除江西觀察使賊帥陳莊連陷江西州縣偏將呂太一武

日昇相繼背叛勉與諸道力戰悉攻平之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于其隴或以告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捨之大歷二年來朝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政尚簡肅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仍知國子監事恃寵含威天憲在舌前尹黎幹寫心候事動必求媚每朝恩入監傾府人吏具數百人之餼以待之及勉莅職旬月朝恩入監府吏先期有請勉曰軍容使判國子監事勉候太學軍容宜厚具主禮勉忝京尹軍容儻惠

顧府廷宣敢不具蔬饌朝恩聞而銜之因不復至太學
勉亦尋受代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番
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為亂前後累
歲陷沒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栩併力
招討悉斬之五嶺平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
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閱故末年至者四千餘在官累
年罷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
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前朝宋璟

盧與李朝隱之徒人吏詣闕請立碑代宗許之十年拜
工部尚書及滑毫永平軍節度令狐彰卒遺表舉勉自
代因除之在鎮八年以舊德清重不嚴而理東諸帥雖
暴驚者亦宗敬之十一年汴宋留後田神玉卒詔加勉
沛州刺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
田承嗣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
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勉騎將杜如江
擒之以獻代宗褒賞甚厚既而李忠臣代鎮汴州而勉

仍舊鎮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為麾下所逐詔復加勉汴
宋節度使移理汴州餘並如故德宗嗣位加檢校吏部
尚書尋加平章事建中元年檢校左僕射充河南汴宋
滑亳河陽等道都統餘如故四年李希烈反以他盜為
名悉衆來寇汴州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
烈兇逆殘酷若與較力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
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
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無何盧杞自新州員

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以杞邪佞蠹政貶未
塞責停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日上謂勉曰衆人皆
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狀乎對曰天下皆知其
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奸邪也時人多其正直然自
是見疎累表辭位遂罷知政事加太子太保貞元四年
卒年七十二上頗愍悼之冊贈太傅賻物有差喪葬官
給勉坦率素淡好古尚竒清廉簡易為宗臣之表善鼓
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及在相位向

二十年祿俸皆遺親黨身沒而無私積其在大官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叅為判官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醕辭色悽惻論者美之或曰勉失守梁城亦可貶也議者曰不然當賊烈之始亂其慄悍陰禍兇焰不可當天方厚其毒而降之罰汎勉應變非長援軍莫至又其時關輔已倣擾矣人心已動搖矣以文吏之才當虎狼之隊其全師奔宋非量力之恥也與其坐受喪敗不猶愈乎

李臯字子蘭曹王明玄孫嗣王戢之子少補左司禦率
府兵曹叅軍天寶十一載嗣封授都水使者三遷至祕
書少監皆同正多智數善因事以自便奉太妃鄭氏以
孝聞上元初京師旱米斛直數千死者甚多臯度俸不
足養亟請外官不允乃故抵徹法貶溫州長史無幾攝
行州事歲儉州有官粟數十萬斛臯欲行賑救掾吏叩
頭乞候上旨臯曰夫人日不再食當死安暇稟命若殺
我一身活數千人命利莫大焉於是開倉盡散之以擅

貸之罪飛章自劾天子聞而嘉之答以優詔就加少府
監臯行縣見一媼垂白而泣哀而問之對曰李氏之婦
有二子鈞鐸宦遊二十年不歸貧無以自給時鈞為殿
中侍御史鐸為京兆府法曹俱以文藝登科名重於時
臯曰入則孝出則悌行有餘力然後可以學文若二子
者豈可備於列位由是舉奏並除名勿齒改處州別駕
行州事以良政聞徵至京未召見因上書言理道拜衡
州刺史坐小法貶潮州刺史時楊炎謫官道州知臯事

直及為相復拜衡州初臯為御史覆訊懼貽太妃憂竟
出則素服入則公服言貌如平常太妃竟不知及為潮
州詭詞謂遷至是復位方泣以白且言非疾不敢有聞
建中元年遷湖南觀察使前使辛京果貪殘有將王國
良鎮邵州武岡縣豪富京果以死罪加之國良危懼因
人所苦遂散財聚衆據縣以叛諸道同討聯歲不能下
臯受命日乃曰驅疲甿誅反側非所以奉聖朝事遣使
遺國良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蓋遭讒嫉救誤死而已

將軍遇我何不速降我與將軍同為辛京杲所構我已
蒙聖朝昭雪使我何心持刀殺將軍耶將軍以為不然
我以陣術破將軍陣以攻法屠將軍城非將軍所度也
國良捧書且憂且喜遣使請降亦未必決臯即日赴縣
受降中道有候騎馳告曰國良軍中有變言降是詐也
臯曰非爾輩所知遂留麾下兵單騎假稱使者徑入國
良壘中國良召使者入臯遂大叫軍中曰有人識曹王
否只我是國良何不速降一軍愕眙不敢動適有識者

走至傳呼曰是國良匍匐叩頭請罪臯執手約為兄弟
盡焚攻守之備散倉庫給兵士令復農桑有詔赦國良
罪賜名惟新建中二年丁母艱奉喪至江陵會梁崇義
反乃授起復左衛大將軍復還湖南尋加散騎常侍李
希烈反遷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至州
集將吏而令曰嘗有功未申者別為行有策謀及器能
堪佐軍者別為行有裨將伊慎李伯潛劉旻皆自占臯
察其詞氣驗其有功悉補大將擢王錡委之中軍以馬

彝許孟容為賓佐繕甲兵具戰艦將軍二萬餘初伊慎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反懼臯任之乃陰遣遺之鑠甲又詐為慎書往復置遺于境上聞即遣中使斬慎臯表請捨令自効會與賊夾江為陣中使又至臯乃勉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鋒而先臯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賊斬首數百級慎方得免罪賊樹堡柵於蔡山臯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沂江而上賊以老弱守

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臯兵相去真蔡山三百餘里臯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黃州斬首千餘兵益振舒王為元帥加臯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淮南節度陳少遊強取鹽鐵錢其使包佶以財幣汴江次于蘄口時希烈已屠汴州又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黃將絕江道臯遣伊慎將七千衆禦之遇于永安戍慎列三柵相去纔四里列鼓角中柵少

誠至分兵圍之部隊未嚴聲鼓而三柵齊出奮擊不為
行陣賊亂少誠敗走斬首萬級封戶為京觀以功加銀
青光祿大夫進封五百戶上至梁州進獻繼至臯以上
蒙塵于外不敢居城府乃於西塞山上游大洲屯軍從
近縣為軍市商貨畢至加工部尚書駕還京師又遣伊
慎王鐸將兵圍安州州城阻湏水為固攻之累日不下
希烈遣甥劉戒虛將步騎八千來援臯命李伯潛分師
迎擊於應山獲戒虛及大將二裨將二十斬首千餘面

縛戒虛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佐一
二人為信當降臯乃使王錡馬彞繩城而入城中大呼
乃出降希烈又遣兵援隨州臯令伊慎擊於厲鄉大破
之復平靜白鴈等關希烈懼乃戢兵貞元初拜江陵尹
荆南節度等使江漢倚臯為固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
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陣未嘗敗衄淮西既平請
護喪附東都上遣中使弔贈父右僕射母曹國太妃葬
畢來朝詔還鎮出東都以拜墓觀者榮之先江陵東北

有廢田傍漢古隄二處每夏則溢臯始命塞之廣田五千頃畝得一鍾規江南廢洲為廬舍架江為二橋流人自占二千餘戶自荆至樂鄉凡二百里旅舍鄉聚凡數十大者皆數百家楚俗佻薄不穿井飲陂澤臯始命合錢開井以便人初平希烈吳少誠殺陳仙竒上以襄鄧要阨三年除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等使割汝隨隸焉練兵積糧市迴鵠馬益騎兵嘗大畋以教士少誠憚之性勤儉知人疾苦設監司能叅聽下持將吏短長賞

罰必信所至常平物價貴出賣之給將吏廩俸豪家不
得擅其利常運心巧思為戰艦挾二輪蹈之翔風鼓疾
若挂帆席所造省易而久固又造欹器進入內中每遺
人物常自秤置署之官匹帛皆印之絕吏之私初扶風
馬羣未知名臯始辟之卒以正直稱漢陽王張柬之有
林園在州西公府多假之游宴臯將買之羣斂衽而言
曰張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當百代保之王縱欲之奈
何令其子孫自鬻馬臯謝曰主吏失詞為足下羞微足

下安得聞此言以改過遷善知人任下為已任故賓從將佐多至大官貞元八年三月暴卒于位年六十廢朝三日贈右僕射賻弔有差諡曰成子象古道古復古象古自衡州刺史為安南都護元和十四年為楊清所殺妻子支黨無噍類焉楊清者代為南方酋豪屬象古貪縱人心不附又惡清之強自驩州刺史召為牙門將鬱鬱不快無何邕管黃家賊叛詔象古發兵數道共討之象古命清領兵二千赴焉清與其子志烈及所親杜士

交潛謀迴戈夜襲安南數日城陷象古故及於害朝廷
命唐州刺史桂武仲為都護且招諭之赦清以為瓊州
刺史仲武至境清不納復約束部署刑戮憐虐人無聊
生仲武使人諭其酋豪數月間歸附繼至約兵七千餘
人收其城斬清及其子志貞籍沒其家志烈與士交敗
保于長州之鑿溪尋以所部兵來降道古登進士第遷
司門員外郎便佞巧宦早昇朝籍常以酒肴棊博游公
卿門角賭之際每偽為不勝而厚償之故當時有虛名

而嗜利者悉與之狎歷利隋唐睦四州刺史由黔中觀察為鄂岳沔蘄安黃團練觀察使時元和十一年也初以柳公綽在鎮無功議將代之裴度言道古嗣曹王臯之子臯嘗以江漢兵遏希烈之亂威惠至今在人復用其子必能繼美憲宗然之故有此授及赴鎮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殊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為所奪十二年道古攻申州克其羅城乃進圍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

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為虜所殺初李聽守安州未嘗
退衄及道古至誣奏聽移去之乃自帥兵出木陵士卒
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偉半以
沒已人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亦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
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至李愬入蔡州
乃降元和十三年入為宗正卿道古在鄂州日以貪暴
聞懼終得罪乃薦山人柳泌以媚於上後又為左金吾
衛將軍憲宗季年頗信方士銳於服食詔天下搜訪奇

士宰相皇甫鏞方諛媚固寵道古言柳泌有道術鏞得而進之待詔翰林憲宗服餌過當暴成狂躁之疾以至棄代穆宗在東宮扼腕於其事及居喪皆竄逐誅之鏞既貶責授道古循州司馬終以服丹藥歐血而卒

史臣曰李勉李臯稟性端莊處身廉潔臨民莅事動有美聲可謂宗臣之英也若夫治軍旅禦寇戎謀必臧戰必勝則又勉不及臯遠矣道古便佞奸以事君何父子之不相類也

贊曰我宗之英曰臯與勉才雖不同道豈相遠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考證

李勉傳忠臣遇下貪虐明年為麾下所逐○蒙上文乃
大歷十二年也据本紀當作十四年

李臯傳未幾李思登以隨州降凡下州四縣十七大小
十餘陣未嘗敗衄○新書大小戰三十二取州五縣
二十斬首三萬三千禽生萬六千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八十二

李抱玉 李抱真 王虔休

盧從史 李芄 李澄

族弟元素

李抱玉武德功臣安興貴之裔代居河西善養名馬為
時所稱羣從兄弟或徙居京華習文儒與士人通婚者

稍染士風抱玉少長西州好騎射常從軍幕沉毅有謀
小心忠謹乾元初太尉李光弼引為偏裨屢建勲績由
是知名二年自特進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遷鴻臚
卿員外置同正員持節鄭州諸軍事兼鄭州刺史攝御
史中丞鄭陳穎亳四州節度時史思明陷洛陽光弼守
河陽賊兵鋒方盛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
二日乎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
城也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黃玉等先次南城將陷之

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紿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軍退光弼自將于中潭城摯捨南城攻中潭不勝乃整軍將攻北城光弼以兵出戰大敗之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代宗即位擢為澤潞節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抱玉上言臣貫屬涼州本姓安氏以祿山構禍恥與

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賜姓李氏令請割貫屬京兆府長安縣許之因是舉宗並賜國姓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陝諸軍潰卒及村閭亡命相聚為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羣盜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為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銳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為銳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悉斬之餘

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以功遷司空餘並如故時吐蕃每歲犯境上以岐陽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上嘉其謙讓許之抱玉凡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為當時所稱大歷十二年卒上甚悼

之輟朝三日贈太保

李抱真抱玉從父弟也抱玉為澤潞節度使甚器抱真任以軍事累授汾州別駕當是時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真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廻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真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為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子瑒為其下所殺懷恩奔遁多如抱真策因是遷殿中少監居頃

之為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抱真因中謝言曰臣雖無可
取當今百姓勞逸繫在牧守願得一郡以自試上許之
改授澤州刺史兼為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轉懷州刺
史復為懷澤潞觀察使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真仍領
留後抱真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
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籍戶丁男三選
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
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

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為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軍步兵冠諸軍無幾復代李承昭為昭義軍及礪邢節度觀察留後加散騎常侍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支度營田澤潞礪邢觀察使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敗悅兵於雙岡斬

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于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真與燧等退次魏縣上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芄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汙宮闕時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上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真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

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廻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群賊附於希烈希烈僭偽有臣屬群賊意群心稍離上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悉赦群賊抱真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說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尚相疑抱真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真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僕死不還領軍事以

聽朝命亦唯子奮勵士馬東向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真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陵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上捨九葉天子而北面臣反虜乎乃者聖上奉天下罪已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遂與結為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遂擊破朱滔

于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貞元初朝于京
師居頃之還鎮抱真沉斷多智計嘗欲招致天下賢雋
聞人之善必令持貨幣數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採
者漸退之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晚
節又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者為抱真鍊金丹給
抱真曰服之當昇僊遂署為賓僚數謂叅佐曰此丹秦
皇漢武皆不能得唯我遇之他年朝上清不復偶公輩
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

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
洞玄以猪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僊
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初抱真久疾好禳祥或
令厭勝為巫祝所惑請降官爵以禳除之是年凡七上
章讓司空復為檢校左僕射貞元十年卒時年六十二
廢朝三日贈太保賻以布帛米粟有差抱真薨之日其
子殿中侍御史緘匿喪不發營田副使盧會昌令抱真
從甥元仲經潛與緘謀其明日將吏會集仲經詐為抱

真令曰吾疾甚不能莅職今令絨掌軍事諸軍善佐之
節度副使李說及諸將吏俛首皆曰諾須臾絨盛服而
出衆皆拜之絨乃悉府藏頒賞軍士盧會昌仍詐為抱
真表請以職事付絨翌日又令諸將連奏請絨領軍上
已聞抱真卒乃遣中使第五守進馳傳觀變且令以軍
事屬於大將王延貴守進至潞州絨詐言抱真疾病請
見明日如此者凡三日絨乃出見中使左右皆陳兵甚
嚴備中使謂絨曰朝廷已知相公薨歿今以兵務屬延

貴侍御宜歸發喪行服也緘愕然出謂諸將曰有詔不許緘掌事諸公意若何將吏莫有對者緘懼以退遽以使印及管鑰歸監軍是日乃發喪畢一哭中使召延貴以口詔令視事趣遣緘赴東都元仲經逃于外延貴捕得殺之既歸罪仲經盧會昌得不坐緘初謀亂遣裨將陳榮詐以文書告成德節度使王武俊求假財帛武俊大怒曰吾與汝府公善者異恭王命非同惡也今聞已亡孰詐令其子而不俟朝旨耶何敢告我況有求也乃

因陳榮而遣使讓緘馬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也本名延貴少涉獵書籍鄉里間以信義畏慕之尤好武藝大歷中汝州刺史李深用之為將久之澤潞節度李抱真聞名厚以財帛招之累授兵馬使押衙建中初抱真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岡水寨營等陣虔休攻戰居多擢為步軍都虞候累加兼御史中丞大夫賜實封百戶洎抱真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真子緘軍中擾亂虔休正色言於衆

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待朝命何乃云云妄生
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朝廷知而嘉之以
邕王為昭義節度觀察大使授虔休潞州左司馬依前
兼御史大夫掌留後仍賜名虔休號令安撫軍州大理
二歲遷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澤潞礪邢洺觀察使尋
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二廢朝三日
贈左僕射賻以布帛米粟虔休性恭勤儉省節用管内
州倉庾皆積糧儲可支軍人數歲又常撰誕聖樂曲以

進其表曰臣聞於師夫君子為能知樂是故審音以知聲審樂以知政則理道備矣清明廣大終始周旋與天地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豈止於鍾鼓管磬云乎哉臣伏見開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惟娛稱萬壽之無疆樂一人之有慶故能追堯接舜邁禹踰湯自周已後不能議矣臣竊以陛下降誕之辰未有維新之曲雖太和已布於六氣而大樂未宣於八音無乃臣子之分或有所闕愚臣不揆頑昧敢思祖述每思歌竊

扑忘寢與食久矣適遇有知音者與臣論及樂章採微
蹟奧窮理盡性臣乃遣造繼天誕聖樂一曲大抵以宮
為調表五音之奉君也以上為德知五運之居中也凡
二十五遍法二十四氣而足成一歲也每遍一十六拍
象八元八凱登庸於朝也所興雲門咸池永傳於律呂
空桑孤竹合薦於宮懸不聞愆慝之聲長作中和之樂
可使九域之人頓忘於肉味四夷之俗皆播於薰風與
唐惟休終古盡善臣不勝懇款屏營之至謹昧死陳獻

以聞其所造譜謹同封進先時有太常樂工劉玠流落至潞州虔休因令造此曲以進今中和樂起此也

盧從史其先自元魏已來冠冕頗盛父虔少孤好學舉進士歷御史府三院刑部郎中江汝二州刺史祕書監從史少矜力習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用為大將德宗中歲每命節制必令採訪本軍為其所歸者長榮卒從史因軍情且善迎奉中使得授昭義軍節度使漸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而辯給矯妄從事孔戡等

以言直不從引去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
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
功及詔下討賊兵出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
潛懷賊號又高其芻粟之價售於度支諷朝廷求宰相
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
突承璀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從
史沓貪好得承璀出寶帶奇玩以炫耀之時其愛悅而
遣馬從史喜甚日益狎上知其事取裴垍之謀因戒承

璫伺其來博揖語幕下伏壯士突起持棒出帳後縛之
內車中馳以赴闕從者驚亂斬十數人餘號令乃定且
宣諭密詔詔赴闕庭都將烏重脣素懷忠順乃嚴戒其
軍衆不敢動會夜使疾驅未明出境道路人莫知元和
五年四月制曰邪以蓄衆自致覆車釭以事君所宜用
鉞故楚人告變韓信患釋於事先蜀土徵災鍾會禍生
於部下況害深楚蜀功匪鍾韓構此厲階布於公議懷
私負德合寘於嚴科屈法申恩尚從於寬典前昭義軍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盧從史擢自裨將居于大藩不思報國之誠每設徇身之計比丁家禍曾無戚容行棄人倫孝虧天性屬常山稱亂朝制未行固願興師苟求復位刻期効用請以身先指日投誠誓云獨致示於懷撫推以信誠排衆論以釋其苴麻決中心而授之鉞鉞委以重任命之專征章奏所陳事無違者恩光是貸予何愛焉而乃冒利蓄奸隳政敗度成師既出保敵而交通邪計以行臨戎而向背諸侯盡力而不應遺寇遊魂

而是託臣節既喪恩豈念於生成台位干求禮頓虧於
忠敬肆其醜行熾以兇威至於逼脅軍中潛施賊號陵
汙麾下實玷皇風貨以藩身虐而用衆士庶怨而罔恤
將校勞而不圖稟於陶鈞行事至此視於天地負我何
多且辜覆載之仁寧追神鬼之責況頃年上請就食山
東及遣旋師不時恭命致動其衆覲生其心賴劉濟抗
忠正之辭使邪賢絕遲迴之計加以徧毀隣境密疏事
情反覆百端高下萬變心無恥愧事至滿盈朕念以始

終務於含貸所期悔過豈謂踰兇而昭義軍忠節夙彰
義聲昭著發其衆怒叶以一心顧大惡而不容幸全軀
而自免宜從大戮以正彝章尚以曾列方隅嘗經任使
惜君臣之體抑中外之情俾投魑魅之鄉以解人神之
憤可貶驩州司馬嗚呼奸由事驗自開棄絕之門禍實
已招豈漏恢疎之網凡百多士宜諒朕懷子繼宗等四
人並貶嶺外

李芄字茂初趙郡人也解褐上邽主簿三遷試大理評

事攝監察御史山南東道觀察支使嚴武為京兆尹舉為長安尉李勉為江西觀察使署奏祕書郎兼監察御史為判官永泰初轉兼殿中侍御史時宜饒二州人方清陳莊聚眾據山洞西絕江路劫商旅以為亂芄乃請於秋浦置州守其要地以破其謀李勉然其計以聞代宗嘉之以宣州之秋浦青陽饒州之至德置池州焉芄攝行州事無幾乃兼侍御史居無何魏少遊代勉為使復署奏檢校虞部員外郎賜金紫為都團練副使頃之

攝江州刺史州人便之丁母憂免喪永平軍節度李勉
署奏檢校工部郎中兼侍御史為判官尋攝陳州刺史
歲中即值李靈曜反於汴州勉署兗兼亳州防禦使練
達軍事兵備甚肅又開陳潁運路以通漕輓德宗嗣位
授檢校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河陽三城鎮遏使撫勞
備至資廩膳者必先軍士間一年為節度使路嗣恭之
副加檢校左庶子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以東畿
汜水等五縣隸焉時河南北連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

之師芄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封開郡王實封一百戶進圍悅於魏州將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芄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上居奉天斂軍還興元初檢校右僕射無何以疾固讓罷歸芄將請告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鋌鋸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

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祿吾所不取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貞元元年卒年六十四廢朝一日贈太子太保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寬之後也居京兆父鎬清江太守以澄贈工部尚書澄以武藝為偏將累除試將作監隸於江淮都統李岍建中初以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隸於永平軍節度使李勉及勉移理汴州乃奏澄為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

澄遂以城降希烈偽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
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賫表達於奉天
上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
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祕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
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以虞其變希烈
苦攻寧陵邀澄率其衆至石柱澄令縱火焚營而偽遁
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
告希烈不能窮詰焉無幾希烈遣其將翟暉等寇陳州

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已
又會中官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
郡王賜實封五百戶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
及十一月希烈既失澄又聞翟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
澄遽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恒怯不敢進及宣武
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闕以納之
翌日澄方自北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
將士日有忿競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通款於澄澄

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元遣其將雍顥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怒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左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廢朝一日贈司空賜布帛粟有差仍令左散騎常侍歸崇敬充弔祭使所緣喪葬並勒官給澄實以八月癸未終克

寧祕之以九月庚寅欲自起視事其行軍司馬馬鉉不
許克寧陰遣殺之乃墨經而出加卒於城門將為不順
劉洽出師屯於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由是克寧
不敢妄發然道路絕商旅者凡十四五日及賈耽代澄
克寧護喪將歸乃悉索府中財貨以夜出城軍人從而
剽奪及明殆盡澄樞至京師又賜克寧莊一所錢千貫
粟麥二千碩初封隴西郡公進武威郡王每上疏連稱
二封頗為時人所哂

李元素字大朴蒲山公密之孫任侍御史時杜亞為東都留守惡大將令狐運會盜發洛城之北運適與其部下畋于北郊亞意其為盜遂執訊之逮繫者四十餘人監察御史楊寧按其事亞以為不直密表陳之寧遂得罪亞將逞其宿怒且以得賊為功上表指明運為盜之狀上信而不疑宰臣以獄大宜審奏請覆之命元素就決亞迎路以獄成告元素驗之五日盡釋其囚以還亞大驚且怒親追送馬上責之元素不答亞遂上疏又誣

元素元素還奏言未畢上怒曰出俟命元素曰臣未盡
詞上又曰且去元素復奏曰一出不得復見陛下乞容
盡詞上意稍緩元素盡言運寬狀明白上乃寤曰非卿
孰能辨之後數月竟得其真賊元素由是為時器重遷
給事中時美官缺必指元素遷尚書右丞數月鄭滑節
度盧瑋卒遂命元素兼御史大夫鎮鄭滑就加檢校工
部尚書在鎮稱理元和初徵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
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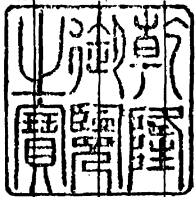
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
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貽韋在列大夫人情李
錡為亂江南遂授元素浙西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數
月受代入拜國子祭酒尋遷太常卿轉戶部尚書判度
支元素少孤奉長姊友敬加於人及其姊歿沉悲遘疾
上疏懇辭職從之數月以出妻免官初元素再娶妻王
氏石泉公方慶之孫性柔弱元素為郎官時娶之甚禮
重及貴溺情僕妾遂薄之且又無子而前妻之子已長

無良元素寢疾昏惑聽譖遂出之給與非厚妻族上訴
乃詔曰李元素病中上表懇切披陳云妻王氏禮義殊
乖願與離絕初謂素有醜行不能顯言以其大官之家
所以令自處置訪聞不曾告報妻族亦無明過可書蓋
是中情不和遂至於此脅以王命當日遣歸給送之間
又至單薄不唯王氏受辱實亦朝情惡驚如此理家合
當懲責宜停官仍令與王氏錢物通所奏數五千貫元
和五年卒贈陝州大都督

史臣曰李抱玉李抱真以武勇之材兼忠義之行有唐之良將也且如農隙教路人之射數騎入武俊之營非有奇謀孰能如是惜乎服食求仙為藥所誤王虔休不黨僭命有足可嘉盧從史動多懷奸自貽伊戚凡則老也知足澄則過而改圖元素為御史時執德不回居大夫日其心甚短因緣七出益露醜聲善少惡多又何足算

贊曰抱玉抱真我朝良將虔休之心亦多可尚史懷奸

謀光將祿讓澄速却行素貪一嚮五言誰與欺豈如忠諒



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二